



2023 癸卯年
兔年大吉
兔然有钱

天津农商银行 特约报道

2023年1月20日 星期五
监制/王博 续倍 责编/王健 美编/王宇 单君 责校/张敏

新报 04
新报微信平台



祝新报
读者：
兔年大吉
万事如意
2023.1.4 高峰

“又见面啦。今年，还是‘老规矩’？”

“对，给天津家乡人、新报读者写句拜年语。”

这几年，这日子口，德云社“总教习”高峰和新报记者的对话大抵如此。每年首个祝福手签，也基本是在高峰的手中诞生的。

这几年，德云社的演出演演停停，但是“副总”栾云平可并没有因此能得空多少，几乎每每有德云社相关消息发布，总能看到他。前不久，德云社连演三天大戏，最后一天的第五本《济公传》海报上，照例写得分明：“主持人 栾云平”。

特意看了搭档高峰给新报读者手签祝福，栾云平也郑重地写下了“祝新报读者快乐平安”。

祝
新报
读者
快乐平安
栾云平

自言无趣的有趣总教习

高峰



栾云平



又演又审管扣钱的副总

栾云平 因为了解所以担起责任

与稳健的台风相比，台下的栾云平给人的印象总是行色匆匆。演员、爱徒、演出总队长、公司副总经理，这些称谓注定身兼数职的他，不能懈怠，而且还要更加尽职尽责。

要管安排演出，要管工资、罚款，可是你知道他其实得盯着所有演出吗？他曾经说，自己没法做到每场演出都跟着，但是坚持几乎每场演出都“看”，在现场能看，网络上的要看。在他看来，尤其是网上资料，要看演员们的表演，更要看到观众们的反应。栾云平开玩笑说，自己怕老板抽查。

当初云字科里几位学艺的小伙子、小孩子，几乎都住在师父家，用栾云平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住的时间最长的，也更了解师父，尤其是性格。而且，这快二十年相处下来，栾云平经历了德云社的风风雨雨，在师长及其他演员眼里，做事也认真、公平、细致。师父让他担起责任来，作为“爱徒”，当然得更加努力地回报。

在一些团综节目中，观众和一众师弟看到师父一口一个“爱徒”地叫着，“爱徒”却爆了不少师父的料。这背后

就是师徒俩的“心心相印”吧。天津德云社开业，从原本的2020年的岁末，最终挪到了2021年“五一”。这是德云社第二次在天津开张，其意义非凡。不断往来京津，一些诸如剧场建设进度、首演安排等，都由栾云平作为“发言人”，在采访时一一公布。

栾云平 和搭档从来吵过架

去年的天津德云社一周年庆典演出，从7月12日演到16日，栾云平并没有出现在演出阵容里，但豪华的阵容，让这场一推再推的演出一票难求。笑声回归小剧场，大家演出都能正常进行，副总栾云平的这个心愿是，在2023年会变得越来越好。

回归演员身份。对于高峰和栾云平的表演，观众的评价有着两个极端，有人认为“不火”，有人认为“他们展示的才是传统相声的意蕴”。

栾云平的观点则是，“我们的相声，不会哪一段火爆就只演火爆的，如果哪个笑料少就不演，这种情况没有，都是排着演。”从2006年就开始合作，栾云平评价这位“师叔”是个好搭档，“他真钻研，是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栾云平说，和高老师从来吵过架，两人都是聪明人。

录制2023天津相声春晚是在1月4日，记者也向负责演出安排的栾云平提出大家关心的德云社大封箱安排在哪天了。栾副总很遗憾地表示，因为种种原因，今年的德云社没有大封箱演出。但他不忘为几天后麒麟剧社连演三天大戏《怪侠欧阳德》《回龙传》以及第五本的《济公传》打Call，也提醒“天津的相声春晚相当精彩，大年初二，不见不散”。

“栾云平帅气现身天津，今年天津相声春晚开始录制”之前，正式消息还未对外公布，天津粉丝们已经开始根据副总理行踪猜测德云社动态。

而栾副总也常说的一句话是，“对天津太熟悉了”。

新报记者 单炜炜

的时候，也常常去探望老艺术家、老艺人。年初，天津快板、相声演员何德利先生去世，那是他快板启蒙老师，高峰一口气写下了28件与何德利先生的旧事。

高峰自言“无趣”，听曲艺、听戏、看书、追剧，“所看的书大多与相声评书有关，所追的剧也大多是老剧。”但他也绝不是保守，在他看来，相声永远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没有哪一位相声演员是靠原汁原味的传统节目让大家熟悉的，《五百出戏名》《买猴》《夜行记》《纠纷》《美名远扬》《聊天》《找舅舅》《西征梦》等，这些包括但不限于的新作品为大家所喜爱，所以创新是相声发展的必经之路，抱残守缺就会停滞不前。”

2022年，“总教习”高峰和“副总”栾云平开启了专场之旅，太原、武汉、潍坊、包头等地，累并过瘾着，这是一对好搭档共同的想法，希望“2023年一切顺利，大家健康平安”。高老板还不忘来一句：“一元复始，万象归春，不是，更新！”“春”本意春天，在行内也指代相声，包括相声演出在内的各行各业，都恢复开开心心、欣欣向荣。好日子啊！

迷马家艺术入马家门墙

先说一个梗，德云社张九龄在舞台上用过，砸挂“总教习”有个能耐——辨识皮皮虾公母。这是拿高峰毕业于天津农学院水产系做包袱。

这个梗最早出自新报报道。2006年，新报一篇特稿《大学生说相声抢科班饭碗？》引发不小热议。当时，田立禾老先生对高峰赞不绝口，采访时还砸挂：“他还能分出活皮皮虾公母来，我不行，得等蒸熟了。”

这去年有一回做饭，高峰拿自己找乐：“为什么我得弄鱼，脑子里出现的都是：胸鳍、尾鳍、臀鳍、腹鳍、侧线、泄殖孔呢？还吃不吃了？”

高峰20来岁时，在天津就声名初现。痴迷马三立、马志明表演，甚至一句一句地模仿，在大学期间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三利相声团”义务演出。还曾给偶像马志明老师写信，“少马爷”的回信成为高峰的珍宝，这不，每年和“少马爷”合影，他发在微博上都写着：“我和偶像。”

当年高峰就被天津朋友称作“小小马先生”“少‘少马爷’”，他连呼“不敢不敢”。在一次演出《开粥厂》，开始还吹嘘自己是“高善人”，演着演着就变回“马善人”了，高峰往回圆，“原先姓高，后来过继给马家了。”捧哏的递上一句：“高峰这回改‘马峰’了。”响了！

2004年6月6日，高峰心愿得偿，拜马三立再传弟子范振钰为师，归入马氏门墙。后来，又拜马三立搭档王凤山的弟子金文声为师，虽然是入金师西河门，但有缘的是，王凤山的师父是朱阔泉，“少马爷”由侯宝林代拉，拜入朱阔泉门下。

专场巡演累并享受

当年采访高峰，他这样介绍自己：“1983年5月12日周四下午两点，我准时出生于天津卫——可惜那时没有众友团，要不然我是肯定去燕乐。”众友相声艺术团每周四下午两点在老南市燕乐茶园的演出，可是当年相声爱好者们心之所向。

高峰在天津的人缘相当好，只要不和演出冲突，门里那些收徒拜师仪式几乎他都应邀参加，回天津